



新華書店
北京總店

國作家研究

外國作家研究

著者	盧那却爾斯基等
翻譯者	茅盾等
印行者	文學出版社
經售者	學藝出版社
出版期	卅二年四月(桂)
印數	二〇〇〇冊
定價	國幣三十五元整

版權所有・印刷必究

雜誌的編輯，一篇雜誌的編輯，一篇雜誌的編輯，不能說用過多少雜誌。

一雜誌文，前

記。雜誌的編輯，不能說用過多少雜誌。

國各報刊載，雜誌的編輯，不能說用過多少雜誌。

一九三四年夏天，在魯迅先生的熱心的倡議與主持之下，藉盾茅盾黎烈文諸

先生的有力的贊助與支持，給了我們一本以介紹外國文學與外國木刻等藝術為職

責的雜誌——譯文。這是一本小小的雜誌，廿三開本，一百餘頁，但當時，或甚

至自誇一點說直到現在，給與出版界的影響，不能算小，給與讀者的喜悅，也是

超於勞心勞力者的預計的。

這小雜誌不僅僅在中國是獨創的，我常常注意到英、法、美、日、蘇聯等國

家，也還沒有發見過類乎這樣的雜誌，雖則他們的介紹外國文學與藝術的熱度，

遠超於我國，差不多決不肯放鬆一本新舊名著，甚或一篇短篇傑作。當然，牠們

不必現在再來紹介果戈理之類的舊作家，這是早已譯了全集的，但我們之仍得聽

重於紹介作家，除了這些舊作家值得而且應該紹介之外，還有另外的一種不必明說的苦衷的。

但是這本獨創的，似乎還是世無前例的雜誌，卻因這幾位先進的作家與翻譯家的經心的籌劃與埋頭的苦幹，給了當時正忽略了紹介外國文學的中國文壇以一種衝動，一種啓示。他們是以深遠廣大的視線，憑藉着十餘年以至數十年對於外國文學的研究與注意，尤其是魯迅先生更以若干年苦心蒐集的各國原板的名貴木刻以及作家圖像的寶藏，來充實，來裝點了這一本小小的雜誌的。

這小小的雜誌，不僅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也給我們劃劃了一個鮮明的輪廓。我們只要讀了最初的二三期，就知道它在文字方面趨重於紹介：（一）各國各時代屬於現實派的著名的作家與作品，並且紹介了一個作家的一篇小說，或一篇論文，或甚至幾首詩歌，就儘可能同時紹介這位作家，這紹介文也許是一篇嚴正的論文，一篇深刻的印象記，一篇有趣的回憶，不論選用的是怎樣的文體，

目的却同樣的都在照出這個作家的面目，透視他的靈魂的深處，以增進讀者對這作家的理解。（二）弱小民族的文學。（三）在可能範圍之內，紹介一點新的理論與時代前的作品。

這雜誌自創刊以來，轉瞬間已有三年多歷史了。其間雖曾超過波折，停刊過一時，但復刊之後，這主要的趨向，明顯的特點，還是竭力保持着。而且爲了應和與強調這趨向，另外還編譯了「譯文叢書」，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現在已出版的名著，有果戈理選集二冊，屠格涅夫選集三冊，弱小民族作品選集二冊，等等十餘冊。

今年春天我們的生活書店出版了一本普式庚研究，這雖是爲着紀念這偉大的詩人的百年祭，但也是隨着紹介外國文學的深刻化，作爲一種對於外國作家的研究的開始。

這本外國作家研究，便是這套書的第二冊，大半集自第一年的譯文，這書雖

說不上對於各國作家的系統的研究，但每一篇文章在理解與研究這些作家上是有幫助的，有的甚至是必讀的。其中耿濟之先生譯的屠格涅夫的回憶，小默先生譯的德國詩人席勒，伍實先生譯的窩脫·惠特曼，原都發表在文學，現由生活書店徵得各位譯者的同意，得編入此書，在此謹誌謝忱。

最後，要請讀者諸君大量的饒恕，我不能因為自己參與了譯文的一點打雜的工作，就得抑制住和年青的讀者同樣的爆發的熱情，以及對於這本自原稿以至校樣看過至少有四遍而仍愛好的書的至誠的推薦。

黃源 一九三七，五，十八夜。

目次

点

前記

黃·源(一)

一 俄國

萊蒙諾夫(蘇聯)

D·勃拉果夫(作)

茅盾譯(三)

屠古拉·奈克拉索夫(英國)

J·M·沙斯基(作)

孫用譯(二)

羅格涅夫的回憶(俄國)

陶寧斯夫(高作)

耿濟之譯(二五)

屠格涅夫的生活之路(日本)

中條百合子(作)

胡風譯(六)

羅斯退夫與基的特質(俄國)

S·馬列維奇(作)

沈起予譯(七)

藝術家悲劇——托爾斯泰（蘇聯）V·傅利泰作）……白滔譯（三）

契訶夫紀念（俄國）司基塔列慈作）……耿濟之譯（四）

契訶夫：回憶底斷片（蘇聯）M·高爾基作）……謝風譯（二）

一 德國

德國詩人席勒（德國）希爾勒特作）……陳古元譯（四）

哥德論（法國）A·紀德作）……陳古元譯（四）

三 法國

左拉和寫實主義（蘇聯）G·盧卡且作）……孟十翼譯（二）

四 英國

狄更司論（德國 F·梅格凌 作）……………胡 風譯（三七）

王爾德（法國 A·紀德作）……………徐懋庸譯（三八）

關於蕭伯納（蘇聯 A·盧那耶爾斯基 作）……………茅 盾譯（三六）

五 美國

窩脫·惠特曼（英國 E·戈斯 作）……………伍 實譯（三七）

馬克吐溫的悲劇（美國 U·辛克萊 作）……………吉 人譯（三六）

奧·亨利論（美國 U·辛克萊 作）……………天 虹譯（三五）

後記……………

（四九）

一
俄
國

原书空白页

萊蒙託夫

蘇聯 D·勃拉果克 作

普式庚的慘死激起了萊蒙託夫 (Lermontov) 要做詩，而且第一次他出了名。這首詩就是叫做普式庚的死的，是對於那時教唆而且庇護了謀殺普式庚的凶手檀底司 (Dantes) 的一些當朝大老們的無情的憎怒。這首詩的抄寫本，二十三歲的騎兵小軍官的著作，非常快的流傳於讀者界了。

爲了這首詩——誹謗朝廷的大膽的詩，萊蒙託夫就被捕。隔了不久，他被放逐到高加索。正和普式庚的前例一樣，萊蒙託夫的文學生活也是從一次的放逐開場。

萊蒙託夫的詩給他的同時代人開了眼界，原因在那些詩的內容以及從前罕見的語體字句的鎔化。萊蒙託夫該當繼承了普式庚出缺後的俄羅斯人生中的

地位。

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他只活了二十七歲）（註），他不但成功了抒情詩歌的偉大的巨匠，並且是差不多偉大的散文作家。果戈理——另一位偉大的散文作家，晚年時說起萊蒙託夫道：「我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能夠像萊蒙託夫似的寫出了那樣正確，妙神，而且芬列的散文。」

跟普式庚一樣，萊蒙託夫在他的文學作品裏也通過了一條長長的進化的路，從他早年的抒情詩的「天堂的」浪漫主義，從他的密爾拉（Мирра）和魔鬼裏的自我中心的一主觀主義，這位詩人前進到了能夠寫實的地描畫出世人和世事。跟普式庚一樣，萊蒙託夫於各種詩體無不精妙——從那寧甸融化為音樂的抒情的

（註）說來巧得很，萊蒙託夫的死又和他的前輩詩人普式庚一樣，是同人家決鬥而被打死的。而且那決鬥的對手方也不是個（好人）。——至少是非常無聊的人。時在萊蒙託夫第二次被放

小曲，直到那些義憤的「鋼鐵般的詩」，這，用他自己的話，他是給他那時候的卑怯而不動的人們「一句耳光」。

歷史的不相同

然而普式庚和萊蒙託夫雖則差不多生於同一時代，他們所處的歷史的階段可又完全不相同。普式庚天才的發展而且達到成熟是在「十二月黨」起事以前的社會動亂醞釀的時期。萊蒙託夫呢，他的作品產生却正當反動政治最黑暗的那一期——前世紀的三十年代。那時候，十二月黨入，「前世紀的最好的花兒」，早已死在絞架，死在西伯利亞的荒野，死在高加索的山凹子裏。甚至那時候俄羅斯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白林斯基（Missarion Belinski），——他後來是洗滌「俄羅斯社會的爛瘡」的，可是他在那時候却忙於設法着「緩和」那反動。

跟普式庚一樣，萊蒙託夫也是屬於貴族階級的智識分子，——這一組，在彼

那時興起來的資本主義從無數年代相傳的封建的保險箱裏趕了出來了。萊蒙託夫在普式庚的自由主義的著作的影響下，而且也在他所看見的派給十二月黨身上的悲慘待遇的影響之下，漸漸注意着社會的變故。在他早年的詩裏，他不但喚普式庚來，那時候正對反動勢力妥協，回到他的「自由」的舊調，並且他，萊蒙託夫自限己，把普式庚那把「多時不用而生了鏽的自由主義」的「寶劍」——「拔出了劍鞘」。

歡迎法蘭西的革命

又完全不相同。普希金在天竺的邊疆而且亞歷山大第十二頁黨「戰爭以前」，然他寫了不少詩歡迎一八三〇年七月的法蘭西革命，其中就有他的「預言」，他預言了本國的大革命。在他的第一部散文作品內，他使得一個敗落的貴族伐亭 (Vadim) 做了十八世紀的蒲茄契夫 (Pugachev) 領導下的高加索農民暴動的聯盟。

可是，雖則普式庚的「自由主義」的詩歌曾經被他同時代的人們熱心地搶着

讀，萊蒙託夫的革命的詩歌却是原稿擱着沒人讀到。「十二月黨的血性的最後的回聲」（借用意那爾斯基這句常說的話）已經找不到呼應。萊蒙託夫感到他自己已是「自由的末堂兒子」。他在普遍的萎弱和沉悶中間，也頹然若失了。

孤獨與消沉於是乎成爲他作品中主要的根因。這些音調響得最尖厲的是在那「放逐乎宇宙之外」的「魔鬼似的一想像中」。爲的要給這些想像以血和肉，我們這位詩人孜孜不倦地忙了一生（他的主要作品魔鬼有四種稿本，而且寫了多年才完成）。那時候他的抒情詩的主要調子也是加進了一個小小的悲哀刺骨的音調了。

但是悲觀思想並沒破壞了這位詩人的精神。這裏就伏着萊蒙託夫所以爲詩人之偉大的力量。他並沒跟他那時代的「可恥的」，「卑劣的」生活妥協。他並不將他的「寶劍」收進了「黃金的鞘」，他可是握着他的「寶劍」——那就沒有結果，往旁邊去刺了。他的後期的詩歌並沒含有對於革命行動的勸進了，可是對於

那「黑魃魃而空虛的將來」——同時又是「殘酷而不可和解」的將來，他有「刻骨的憂傷」；——他就是那樣，而且他對於自家那時的不問善惡的態度（這是罪呢）也是鄙夷的。

「魔鬼」是英雄

他的主要的英雄——我們看到他不止一次，有時是魔鬼裏的浪漫的角色，有時則頂着配旭令（Pechorin）（註）的名字，一個活膩了的高加索的軍官——是富有能力的偉大人物的「非凡的精神」，可是在瑣屑可憐的俗人的中間這個偉大的人物只落得厭厭無所作爲。配旭令就是與其在舒服家庭中和他的雖則有點輕佻然而美貌的好出身的太太分享溫柔的幸福，甯願死——這樣一個人。萊蒙託夫也是以爲死是唯一的逃避。

（註）配旭令係萊蒙託夫的長篇小說我們當代的英雄中的主人公。——編者